

The Sh

Sherlocki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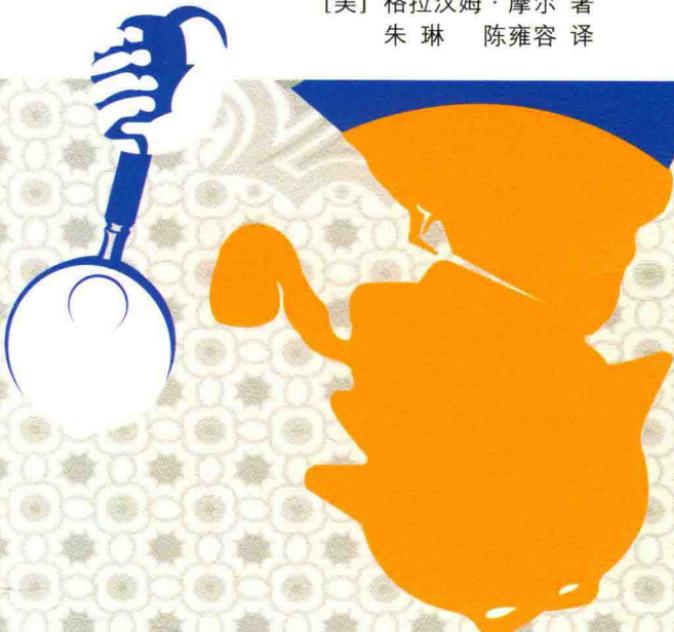
Graham Moo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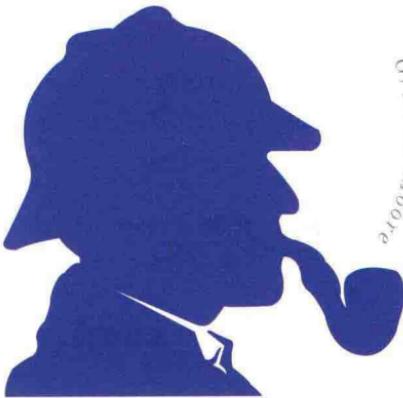
# 福学家

## 谋杀案

[美] 格拉汉姆·摩尔 著  
朱琳 陈雍容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 福学家

## 谋杀案

〔美〕格拉汉姆·摩尔 著  
朱琳 陈雍容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1—6582

THE SHERLOCKIAN by Graham Moore

Copyright © 2010 by Graham Moore

Chinese (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5

by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学家谋杀案/(美)摩尔著;朱琳,陈雍容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ISBN 978-7-02-010820-6

I. ①福… II. ①摩… ②朱… ③陈… III. ①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47227 号**

责任编辑 翟 灿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77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25 插页 3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5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820-6

定 价 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福学家谋杀案》是一部历史小说。

小说里所有的当代角色都是作者想象力的产物。



——  
献给我的母亲。

在我八岁时，她引导我走上了热爱推理之路。

我们曾躺在床上反复传看、轮流朗读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三幕悲剧》。

她使这一切成真。



第一章	莱辛巴赫瀑布   001
第二章	贝克街小分队成员   005
第三章	最后一案   011
第四章	遗失的日记   015
第五章	服 丧   024
第六章	……直至今日   030
第七章	吸血鬼   043
第八章	幽暗的房间   049
第九章	耸人听闻   057
第十章	运用演绎法   063
第十一章	苏格兰场   068
第十二章	一项提议   074
第十三章	白色长裙   085
第十四章	服丧中的詹妮弗·皮特斯   097
第十五章	爱的宣言   106
第十六章	答录机   116
第十七章	暴行清单   122

第十八章	休闲阅读   133
第十九章	坏掉的发夹   140
第二十章	追 逐   149
第二十一章	黄泉岸上的维吉尔和但丁   158
第二十二章	大裂谷时期   175
第二十三章	妇女参政论者   182
第二十四章	血字的果实   197
第二十五章	监 视   210
第二十六章	罗恩·罗森博格的理论   218
第二十七章	艾米丽·戴维森的奇异故事   221
第二十八章	思 考   231
第二十九章	回到苏格兰场   241
第三十章	《英国鸟类》《卡图卢斯诗选》和《圣战》   247
第三十一章	与爱德华·亨利初次会面   254
第三十二章	图书馆   262
第三十三章	纽盖特   269
第三十四章	唯有心之所信才为真实   275



第三十五章	求 助	280
第三十六章	无解的问题	289
第三十七章	家族中的死亡	300
第三十八章	小梭鱼酒馆	310
第三十九章	印刷工	317
第四十章	古老的时代	323
第四十一章	不计代价	334
第四十二章	夏洛克·福尔摩斯博物馆	346
第四十三章	凶 手	358
第四十四章	现在轮到你来杀我了么?	361
第四十五章	亚瑟·柯南·道尔遗失的日记	366
第四十六章	莱辛巴赫瀑布	370
第四十七章	告 别	373
作者手记		377
致谢		381

# 第一章

## 莱辛巴赫瀑布

*The Reichenbach Falls*

所以请以你的思维的触手攫住事实吧，

木偶与他的创造者从来都不是同一人。

——亚瑟·柯南·道尔爵士

《伦敦意见》，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sup>1</sup>

一八九三年八月九日

亚瑟·柯南·道尔蹙紧眉毛，想的只有谋杀。

“我要杀了他。”柯南·道尔说，双臂抱在宽广的胸前。亚瑟高立在瑞士阿尔卑斯山之上，风轻轻拂动他足有一英寸厚的胡须，一路钻进他的耳朵。亚瑟的耳朵位置比较靠后，看起来总是昂首翘尾，像是在聆听着别的事情，某些远远在他身后的事情。对这样一个健壮结实的男人来说，他的鼻子轮廓锐利得引人注目。头发最近才开始有些许发灰，亚瑟对此寄予厚望。尽管才三十三岁，他已经是个颇有名气的作者了。这年头，受到全世界瞩目的作家顶着轻赭色的头发，不如看起来皱巴巴的好，不是么？

亚瑟的两个旅伴登上了他所在的石台，莱辛巴赫瀑布的最高点。塞拉斯·霍金既是位牧师，也是在亚瑟所处的伦敦境内颇有名气的小说家。亚瑟给他最近的宗教文学作品《她的班尼》以很高的评价。爱

德华·班森是霍金的熟人，而且要比他这位热衷社交的朋友安静得多。虽说亚瑟今天早上在策马特的拉斐尔·阿尔旅馆吃早饭时才认识这两人，但眼下他已经觉得他们值得信赖，自己可以一吐真心。他能告诉他们自己所想的事，他的黑暗计划。

“事实上，他已经成了一块摆脱不掉的心病了，”亚瑟继续说着，“我想了结他。”霍金站在亚瑟边上气喘吁吁，盯着他们身下阿尔卑斯山巨大的脉络。脚下的积雪融化汇成壮观的溪流，沿着几千年来在山脉间所开辟的道路奔流，轰然灌注到下面翻滚起泡的大池子中。班森沉默着把满手的雪压揉成雪球，动作古怪地扔进峡谷中。雪球坠下的过程中，风撕裂了它，直到它消散在空中，化成一阵白风。

“要是我不动手，”亚瑟说，“他会害死我的。”

“你不觉得这么对待一位老朋友太狠了么？”霍金问，“他给了你名誉和财富。你们俩堪称天作之合。”

“自从把他的名字涂抹在伦敦每一本廉价侦探读物之上，我所给予他的名誉就已远远盖过了我自己的名声。你知道，我收到这样的信件：‘我的小猫咪在南汉普斯蒂德失踪了。她的名字是雪莉·安。你可以帮我找到她么？’或者是这种，‘我妈妈在皮卡迪利大街走下一辆双座马车时，她的钱包被抢走了。你能推理出犯人是谁么？’关键是，这些信不是写给我的——他们写给他的。他们以为他是真的。”

“是啊，你那些可怜的、满怀钦慕的读者们，”霍金恳求，“你为他们想想？人们爱那家伙爱得不行。”

“爱他远远多过爱我！你知道么，我甚至还收到了来自我自己妈妈的信。她要——她明知道只要她开口我什么都会答应——她要我为她的邻居贝蒂在书上签下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名字。你想象得到



么？签的是他的名字，而不是我的。我妈妈讲的就好像她是福尔摩斯的妈妈，而不是我的。嘿！”亚瑟努力克制他突如其来的怒气。

“我那些更杰出的作品都被忽略了，”他继续，“《迈卡·克拉克》？《白色纵队》？我跟巴里先生“合作”的有趣短剧？都硬是被一些病态的故事给盖过去了。更糟糕的是，他在愈发浪费我的时间。我被迫去编那些扭曲的情节——总是从屋子里面锁上的卧室门，死者匪夷所思的留言，因为一开始就搞错了所以没人猜到显而易见的答案——这是浪费精力。”亚瑟低头看着自己的靴子，精疲力竭，“直说了吧，我恨他。为了保证我不疯掉，我要看着他死。”

“那你要怎么做？”霍金打趣，“一个人要如何杀掉伟大的夏洛克·福尔摩斯？在他心口捅一刀？划开他喉咙？来个绞刑吊死他？”

“绞刑！哎呀，这些说法简直是止痛良药。但是不行，不行，它得更宏大点——怎么说，他都是个英雄。我会给他最后一个案子。一个坏蛋，这会儿他需要一个穷凶极恶的坏蛋。一位奋斗至死的绅士，他为崇高的目标牺牲了自己，两人同归于尽。像这种类型的故事。”班森揉起又一个雪球，轻轻地把它抛向空中。亚瑟和霍金看着它自由地划了道弧线，消失在空中。

“要是你想省下葬礼开销的话，”霍金轻笑出声，“你总是可以把他扔下悬崖的。”他看看亚瑟的反应，但是那人脸上却不见丝毫笑意。正相反，亚瑟紧紧地蹙起眉，就像是他正陷入最深的思索之中。

他看着下面峡谷张着的大口。他听得到喷涌而下的水流猛然撞击岩石满布的河口，怒吼声震天动地。亚瑟体会着自己突如其来的恐惧。他想象着自己死于这些巨石之上。作为一名医生，亚瑟比谁都了解人类身体的脆弱。从这样的高度坠落……他的尸体将一路拍上岩石，爆

炸，碎裂……哀鸣堵在口中……撞击在大地上，支离破碎，他的血迹点缀于成簇的草丛……而现在，在他脑海里，他自己的身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更为消瘦的一个人。更高的个子，身形瘦削进食不多的男人，戴着猎鹿帽，身穿长大衣。

谋杀。

<sup>1</sup> 出自一九一二年柯南·道尔的《致一位无鉴别力的评论家》，登载在《伦敦意见》上。

<sup>11</sup> 詹姆斯·巴里（1860—1937），英国小说家、剧作家，《彼得·潘》的作者。

## 第二章

### 贝克街小分队成员

*The Baker Street Irregulars*

“我是夏洛克·福尔摩斯，  
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东西是我的分内之事。”  
——亚瑟·柯南·道尔爵士  
《蓝宝石案》

二〇一〇年一月五日

那枚五便士硬币翻滚进哈罗德的掌心。它着陆时的感觉颇有分量，哈罗德抬起头，合拢手指，握住那枚温暖的银币。他捏着它，几秒钟过后，才意识到自己的手在颤抖。房间里爆发出一阵掌声。

“万岁！”

“欢迎入会！”

“祝贺你，哈罗德！”

哈罗德听见笑声，还有愈发热烈的掌声。一只手拍在他背上，还有一只则温暖地握在他肩头。但是哈罗德脑海中只有右手握住的这枚硬币。在左手，哈罗德抓住的是他那崭新的资格认证书。硬币本来是被马马虎虎粘在那张纸左下角的，在哈罗德过于兴奋地抓起那张纸的时候脱落了下来。硬币坠下，哈罗德在掉落中途抓住了它。他低头看着这枚银质硬币。维多利亚时代的一先令，那个年代只值五便士。

现在它要值钱得多了，而对哈罗德来说，这简直是无价之宝。他眨眨眼，摆脱眼角业已成型的水汽。硬币意味着他已抵达。他已经如愿以偿。他已经属于这里了。

“欢迎你，哈罗德。”他身后响起一个声音。有人弄乱了他脑袋上顶着的猎鹿帽，“欢迎来到贝克街小分队。”

这句话，哈罗德期盼了好久好久，当他最终听到它的时候，有种陌生而奇怪的感觉。所有这些人——两百人，欢笑、打趣、拍背——他们都在为哈罗德鼓掌。这位哈罗德。哈罗德·怀特，二十九岁，有点小肚子，眉毛粗浓，眼睛散光，一双手汗湿、颤抖。

哈罗德不敢相信自己有资格获得这一切。但是他做到了。他属于这儿了。

贝克街小分队是世界上致力于夏洛克·福尔摩斯研究的组织中最杰出的一个，哈罗德是它最新的成员。两年前，哈罗德发表了他在贝克街小分队季刊《贝克街杂志》上的第一篇论文。哈罗德将其命名为《血迹的日期测定：福尔摩斯与现代法医学的建立》。它探究了福尔摩斯在《血字的研究》中的首次实验与爱德华·皮埃特维斯基的成果的历史联系（“皮埃特维斯基医生曾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敲打幼兔的头部，记录下血液从头骨迸发时造成的血迹形状。福尔摩斯的实验也带着点类似的血腥，但是他至少足够正派地使用了自己的血，以及自己的脑力劳动。”哈罗德如此写道。他觉得这是文里最令人赞叹的一段）。哈罗德在那之后又在较小型的福学研究家杂志上发表过另外两篇。今晚是他第一次参加小分队只限受邀人士参与的年度晚宴。能成为小分队晚宴的来客之一已经是个极大的殊荣，更不要说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在只有如此短的学术研究历史的时候被邀请入会了。哈罗



德想不出还有谁曾经这么快获得会员资格——在仅仅参加了一次晚宴之后。

哈罗德·怀特，套着一套松松垮垮的廉价黑色西装，打着一条小鸡花纹的领带，正置身他人生中最引以为傲的时刻。他正了正那顶高贵地坐落在自己脑袋上的格子猎鹿帽。这帽子是迄今为止他最爱的东西。他十四岁的时候就拥有了它，从他开始着迷夏洛克·福尔摩斯，万圣节用它把自己打扮成名侦探的时候起。等到他对福尔摩斯的热情从孩童时的迷恋转变为成熟的学术研究，曾经不过只是戏装道具的帽子最终成了他的日常装束。他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时就骄傲地顶着这顶帽子，甚至为了照顾现场需要还临时在上面点缀了流苏。当哈罗德从他紧张不安的青春期步入沉闷的二十岁，这帽子便伴着他出席了各种鸡尾酒会、秋日野餐会，还有越来越频繁的友人婚礼。他接受第一份与未来息息相关的职业，成为一名纽约出版商助理的时候就戴着它。他跟相处最长久的女友阿曼达分手时也戴着它。他从来都不谈起她。

小分队的晚宴今年在四十四街的阿冈昆酒店举行，在盛大的福学家狂欢周之中。在以福尔摩斯的生日一月六日为核心的四天时间里，世界上所有热爱夏洛克·福尔摩斯的组织都会聚集到纽约。讲座、巡回演出、签名售书、维多利亚时代古董以及初版书的贩售——对于福尔摩斯狂热分子来说，这就是天堂。

然而在与会的上百个福学家组织之中，贝克街小分队是目前为止最古老、最资深、也最排外的一个。会员中曾有杜鲁门·罗斯福和艾萨克·阿西莫夫。只有小分队成员，以及他们邀请的几位嘉宾才有资格参与年度晚宴。他们为数不多的邀请是全世界范围内所有

福学家最为狂热渴望的目标。所有人都知道，就连福尔摩斯的生日是一月六日都是由小分队拍板的。亚瑟·柯南·道尔爵士实际上从来没有在“圣经正典”——即组成原版福尔摩斯探案集的四部长篇小说和五十六个短篇——中写下一月六日这个日期。但是小分队创始人之一克里斯多夫·莫利凭借大量而深度的阅读推论出一月六日最有可能是福尔摩斯的生日。其他的组织都被视为小分队的衍生组织，成立时还需要得到小分队的官方认可。申请成为小分队一员其实是不存在的事——要是你真的在福学研究领域有独到造诣的话，他们会来找你的。要是小分队的领导者认为你有资格，你将会收到一枚先令作为会员标志——就像哈罗德发白的指节间捏住的这枚褪色而古老的银币。

掌声消融成喧哗。椅子从桌边拉开，白色的亚麻餐巾掉到吃了一半的鸡块和水煮蔬菜上。成杯的苏格兰威士忌被大口吞掉。握手。互相道别。

哈罗德突然觉得有些蠢，他紧紧地握住那枚先令。自从他听说了小分队，他就幻想过这一刻。现在它结束了。他想知道接下来做点什么才能让这感觉回来。他想再多握住他的成功一会儿，不要让它们退回到日常生活的呆板和喧闹中。哈罗德看着侍者收拾银餐具，把发钝的黄油刀跟用过的叉子扫进塑料桶中。

哈罗德居住在洛杉矶，是一名自由职业的文学研究者。他主要的雇主是电影制片方，他们的法律部门雇用他为侵权诉讼做辩护。比如一位愤怒的小说家控诉暑期档最为热门的大片其实是剽窃二十年前他所撰写的默默无名的政治悬疑小说。哈罗德的工作是写份言简意赅的声明，表示不对，实际上这两部作品都取材于本·琼森一



部几乎不为人知的剧本，或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晦涩的短篇故事，再或者是另一部在公有领域并且同样难以理解的作品。哈罗德做得不错，制片方的法律部门对他赞不绝口，除了极少数他们起诉同行的案子。

哈罗德获得这职位的主要资质是他什么都读。他只是读过很多书——很多小说——比他或他的雇主所遇到过的任何人都多。以他的年纪能做到这一点完全是凭借快速阅读的本事。小时候，当他孜孜不倦地攻读夏洛克·福尔摩斯每一本故事的每一页的时候，他渴望——他的动物本能——想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读完故事所花的时间长得他不能忍受。所以他用一本邮购的自助手册来训练自己快速阅读。同龄人会因此嘲笑他，因为他们难以想象有人能在两小时内读完一本四百页的书，甚至还能清楚记得书里的内容。但是哈罗德可以。他向他们证明了这一点，当面读完书然后让他们随便提问情节或者书里的描述。毫无疑问，哈罗德记得多，记得快，数量和速度都远远胜过他在芝加哥的学校、在普林斯顿大学以及成年生活中所见到的任何人。

“哈罗德！”身后有个低沉而洪亮的声音叫他。一双手按上了哈罗德的肩头。他转过身，抬头看到了杰弗里·恩格斯的脸。白发的加利福尼亚人，脸上总是挂着几乎万年不变的笑容，杰弗里无疑是在场最受欢迎和尊重的福学家。哈罗德怀疑，实际上就是杰弗里设法促成了他加入小分队。但他知道最好不要问，无论如何，杰弗里也不会告诉他的。

“谢谢你。”哈罗德说。

杰弗里没理会哈罗德说的话。他脸上也不见通常的笑容，取而代